

第十回 端郎閱報驚流離相思欲死 昌女評文疑盜襲鑿拔如神

詞云：

分離久，不復知他安否。說出參商兼卯酉，這病加人陡。誇詐不知顏厚，盜襲以為無咎。不道慧心偏會剖，出盡當時丑。

右調《謁金門》

話說常勇自聽了周重文之言，知昌小姐多才，思量謀娶為兒媳。既要與先生商議，又要看看兒子的學問，遂一逕走入書房中來。原來這先生姓吳名趨，是個白丁監生。因他專會趨承，訪知常總兵有子讀書，遂央了一個大老，薦了他來。常總兵又不識貨，遂歡歡喜喜留下了。雖也日日與常奇講書作文，止不過虛應故事而已。

不期這日，忽見常勇走入書房，只說他走來查看學生的功課，不覺吃了一驚。見了常勇，連連打恭說道：「近來令公郎學業大有可觀，正欲將近日的佳作呈覽。」常勇說道：「這且慢著。我今有一件事，要與先生相商。若得事就，愚父子佩德不忘。」

吳趨聽見常勇不看功課，心上早放下了一塊石頭。又見說是有事商量，一時膽壯起來。又打一恭道：「老先生有何使令，晚生雖計不如陳平，智不如子房，若有效力之處，雖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。」

常勇大喜，即促膝談話，道：「今日本鎮在周寅翁處飲酒，說及前日所做的壽文，竟不是昌參謀之筆，轉是他令愛之作。因打動我一片愛才之心，欲與他聯姻，求他令愛作小兒之婦。倘事成了，使他郎才女貌，同詠白雪陽春，豈非閨中佳話？若以本鎮之門楣，再不惜厚聘，以禮相求，中間再請良媒作合，諒無不成之理。今本鎮所慮者，昌老既生此才姝，自留心訪求才婿。他女兒前日這篇壽文，本鎮雖不甚深解，然彩聽人言，實似大有可觀。但小兒素叨先生琢磨，不知才果如何？只恐縱然有才，也只好料理科甲之事。至於詩文雜學，只怕還不精妙。倘昌老相見，或有意外之求，卻將何以應之？不得不預為防範。不知先生可能為本鎮畫策嗎？」

吳趨道：「不須畫策。令公郎之才，若論文字，實不讓玉堂金馬。至於詩詞，乃文人餘事。令公郎實不屑為。況詩詞與文章不同，文章有日新之妙，愈出愈奇。詩詞不過花花草草，盜襲陳言，補湊堆砌，以惑炫人之耳目。倘昌小姐自負詩才高妙，必欲觀令郎之作，卻也不難。只消晚生將古人最警拔之句，移東作西，湊成幾首。再將令公郎幾篇好文字送將去請教他，不怕不使他心服。這段姻緣，包管唾手而成矣。」常勇聽了大喜道：「先生有此高見，有此奇思，吾何憂矣。」方才別過，進內去了。正是：

明以詩詞真作假，暗將文字假為真。

學生莫怪無真學，請得先生是假人。

常勇過了幾日，因寫了兩個請帖，差人去請周總兵、昌參軍二人來赴席。差人持了名帖，遂到周總兵處投遞。周重文見是請帖，因對來說道：「前日老爺在此，不過便酌。你老爺如此多心，轉來請我，又不好辭。明日我老爺與昌爺同來便了。」差人去後，周重文即著人將常勇請帖送與昌全。

到了次日，昌全見周重文許了，不敢推辭。即同著周重文騎馬而來。不一時到了。常勇早帶了兒子接入私衙。一同相見，彼此致謝一番，然後入席。常勇說道：「本該優酌，但你我知己談心，故不設此俗套。幸勿見怪。」周重文道：「前日匆匆，不盡鄙衷，反擾郇廚，誠覺顏甲。」

三人在席中談一回軍務，又說一回朝事。大家飲得深濃。常勇因說道：「小弟前日歸來，與小兒細看昌小姐之文，妙不能述。當今無兩。小弟意欲小兒彷彿其意，摹寫一篇，以申景仰之思。小兒必不肯下筆，以為珠玉在前，自慚形穢。」昌全連忙謙說道：「小女孤陋之學，不過塗鴉。雖幸不辱命，每一回思，不勝內愧。何敢當老大人與令公子如此鄭重。」周重文道：「令公郎英英俊彥，自然學貫天人。使小弟一見而即驚其不凡也。」

常勇道：「小兒雖然稟質愚蒙，幸而銳志苦讀。文章一道，弟雖不諳。見其往往蒙相知之譽，未免妄喜。只因此地文宗不到，小兒每每稱屈。小弟畢竟不知他學力何如。今日屈老寅翁與昌參謀先生小酌，故命小兒趨侍，實欲求老寅翁並昌先生賜教。」周重文道：「令郎神駿，即不問亦知其為千里駒也。」

昌全聽見二人遞相稱贊，也就不住的將常奇細看。常勇見昌全頻頻偷看他的兒子，心內甚是喜歡，因又說道：「小兒不但苦讀，更有一件奇處，與人不同。今年十七，尚不肯議姻。必要成名，以完大登、小登之願。小弟時常笑他癡兒作癡想。」周重文道：「從來有志事成。令公子正未可量也。」常勇道：「久聞昌參軍曾入泮宮。今雖棄去，然文章之準繩自在。容小兒錄出近藝送來請教，求指示一二，萬勿吝教為幸。」

昌全聽了只得說道：「令公郎雄才天授，晚生焉敢佛頭著糞。」說罷觥籌交錯，曲盡其歡。然後作別，上馬而去。正是：

賣假全憑贊，誇才莫怕羞。

贊誇如得力，明眼也回眸。

周重文與昌全飲酒回來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端昌在端居衙內，已長成十六歲了。忽一日，因學中無聊，遂同了衙役走出學中來閒步。只見一人拿著一本書走來，端昌不知是何書，因走近前來借看。那人見是一位少年相公，連忙送過來看。端昌一看，卻是一本縉紳。觸著他的心事，因想道：「鳳小姐的父親鳳儀，在京做官，畢竟也在上面了。」遂將京中各衙門細細翻看，並不見有鳳儀名字。心上吃驚道：「莫非他升轉外任了？」又細細查去，也不見有。

他還打帳從新再看起。那人說道：「小相公是要查那位老爺？」端昌也不應他，遂又看完，也竟不見。因說道：「他在京做官，為何不載名字，這又奇了。」那人道：「小相公有所不知。官府升降不一，或是閒職，或是論死，或是軍配流徙，一年幾換，那裡是一定的。我是專走報的。小相公要查那位老爺，只問我便曉得了。」端昌無奈，只得說道：「我是尋親戚鳳儀的。」那人道：「這鳳儀久不在京了。」端昌忙問道：「莫非致仕歸家嗎？」那人道：「那裡是致仕。因他得罪朝廷，久在運家小流徙邊外去了。」

端昌忽然聽見說家眷都流徙去了，嚇得冷汗直淋。只得又問道：「老兄這信是真嗎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們專管轉報。」

理。」討還縉紳就去了。端昌見說是真，想到小姐身上，忍不住傷心起來。渾身竟軟了，不能行走。因對衙役說道：「我一時身子不快，不去閒走了。」

遂轉回衙裡，走入書房，呆思靜想道：「怎我二人如此緣慳，多遭魔障！天既不使我團圓，何不當初不相識？既使我二人相見情深，為何又令我二人如此顛顛倒倒？生死未決，欲見無由。我南爾北，九死一生。此何意也？莫非這段姻緣，終難指望？」又想到：「鳳小姐嬌花弱柳，柔嫩丰姿。即藏之深閨金屋，猶恐不禁。今一旦風霜遠涉，邊塞淒涼，舉目無親，傷心誰說？自應柔腸寸斷，幽恨千端，怎免得瘦損腰圍，摧殘玉貌。鳳小姐既一身如此，我端昌還要此性命何為？況鳳小姐情義甚重，我既念他，他亦未必不念我。」

端昌想到此際，不禁涕淚橫溢。家人送進夜飯來，他竟不吃，和衣睡倒。睡到更餘，只見一天月色照入窗來，端昌因想道：「我何不起去，向此月光拜禱一番也好。」遂起身走到庭中，輕輕移出書桌，又見爐中尚暖，即忙添上些香，深深對著月光拜道：「嫦娥，嫦娥，你是廣寒仙子。縱不念我端昌東西顛沛，也須憐鳳小姐邊塞流離之苦。早賜還鄉，以為我二人團圓之地。」

拜祝畢，端昌見月色甚佳，只在月下徘徊。又想起當初與小姐定盟，亦同此月。昔日照我兩人成對，今日照我一人孤單。你在此照我，亦未必不去照他。既有照我之勞，何不憐我兩人，各將心事傳來，令我一人感你的深恩。」說罷，想罷，又對月再拜了一番。早見月影西斜，將及五鼓。端昌無聊之極，只得上牀，孤孤恹恹的睡去。忽見鳳小姐走入書房，對著端昌笑說道：「哥哥我來也。」端昌見了大喜，連忙起身說道：「今日方遂我良緣矣。」正欲述別後之苦情，忽被雞鳴驚覺，端昌依舊在牀。忽歎一口氣，道：「恨殺金雞，今叫我何處去尋訪？」正要追想夢中小姐的嬌容，思欲摹擬一番，怎奈頭如斧劈，渾身發熱，昏昏沉沉，似睡非睡。正是：

人生最苦是相思，暗痛私疼只自知。

慢道靈心都識破，關情到此也成癡。

到了次日，端昌直睡到飯後。館童見他睡久，只得來催。只見端昌面紅耳赤，含糊不答。館童忙了，如飛報知老爺、奶奶。端居、李氏連忙走入書房來看視，見端昌睡著，問他只不答應。連忙請醫調治，幸得端昌元神充足，不曾損傷，調理了月餘，方才平復。端昌見端居夫妻恩養情深，因想道：「我今一身三姓，皆受深恩。所望者只我一人而已。我若一旦委形，則豈非天地間之一大罪人也。就是鳳小姐一段良緣，目下雖然離散，料他必能堅守。天下事離而合，合而離，亦理之所必有。莫若還是依鳳小姐臨別之言，倘博得功名入手，那時三姓之恩可報，即鳳小姐飄零蹤跡，我亦可以追尋。此時徒死，一毫無用。」自此主意一定，遂堅心讀書，以候考期。正是：

思前自分拚情死，想後方知貴事成。

若要事成心得遂，此中妙境是功名。

卻說端居那幾個門生，進京聯捷之後，俱各入詞林。因感念端老師鑒賞不差之力，互相商量，大家用情，因與掌選說明。到了選期，遂輕輕巧巧將端居選了湖廣襄陽府宜城縣知縣。不日報到新喻縣學中，端居因暗想道：「我一個貢生，得在此學中足矣。今又無相識在京，我又無力夤緣，忽得此美升，真是感皇上之恩，祖宗之佑不盡矣。」於是打發了報人，又過不得半月，早有宜城縣的衙役來接。這一番迎接，是知縣的氣象，與前大不相同。端居遂同了家眷起身上任。端居到任之後，料理政事，體察民情，一清如水。百姓無不悅服。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常勇自請過了周重文、昌全之後，見周重文滿口贊他兒子，又見昌全殷殷注目，便不勝歡喜。想這親事十分可成。遂叫吳趨將常奇往日做的文字，只揀好的抄寫幾篇，要送去與昌全看，使他心服其才。吳趨滿口應承，不敢怠惰，遂將刻文中有名的好文章揀了幾篇，又恐常奇寫得不工，遂覓佳手替他寫得端端正正，共有十五六篇，真是篇篇錦繡，得意之極。俱填上常奇名字，送與常總鎮說道：「這幾篇文章實係令公子佳作，真錦心繡口，滿紙琳琅。以搶元之手，而博一佳人，吾立見其成也。」

常總鎮大喜，即叫封好，差人送去。差人傳入周總鎮衙裡來。周重文拆開，見是常總鎮的兒子幾篇文章，是送與昌參軍看的。周重文遂自家尋見昌全，說道：「常寅翁見先生文士，今將他公子的文章送來求教。先生可細細添批，方見先生知文。」

昌全接了，不敢推辭，遂將文章帶入書房，細細看去。果然篇篇老到。因暗想道：「我前日見他兒子少年篤實，倒也罷了。但見常總鎮自誇太過，我只道是他為父的溺愛，不道他胸中果具如此文才，則異日前程，正未可料也。」因又想道：「我女孩兒今在笄年，若異日招得如此才人，我亦無憂也。」遂又細細看去，甚是得意，不忍釋手。又想道：「才人難遇，不可當面錯過。況我飄零異域，何處擇人？這些武弁的子姪，不過強弓大馬，是他本領。若要此文才之子，實不易得。只不知他二人緣分若何？」又想道：「我如今且將此文拿與女孩兒去看。叫他評閱。看他如何？他若中意，我自自有處。」就叫秋素來說道：「你可去請小姐來說話。」

不一時，小姐走到，問：「父親何事呼喚孩兒？」昌全道：「我因常總兵，送他兒子幾篇文字來，要我批閱。我因久不丹黃，未免荊棘，一時難於詳確。孩兒你可為我一看。若果然可觀，孩兒可加些好評，使他服我知文。」小姐果然將常奇文字一一看去，看完，小姐說道：「此數篇文章雖皆具科甲之才，可以奮起功名，但各有各妙，筆墨參差。性情差別。似乎不出一手，莫非有抄襲之弊？」

昌全聽了，暗暗吃驚。因說道：「孩兒看得不差。論的也是。但才人學問到了高深之處，手筆到了活潑之時，往往逞才，如生龍活虎。有時而春風花柳，有時而枯木寒鴉。焉肯與人一手捉定？亦或有之。孩兒亦不可多疑。」小姐見父親如此立論，便不好再辯。只得說道：「父親之見，又高出孩兒矣。」昌全遂舉筆添批，著實贊賞。次日即差人送還常勇去了。正是：

看文各自有明眼，評文各自有深心。

以假亂真蒙鑒賞，知音還是不知音。

常勇見昌全送還文章，又見文後批點十分稱揚，不勝快活。遂走來見吳趨，說道：「小兒之文，昌老甚是心服。」遂將原文遞與吳趨。吳趨一看，果然篇後著實批獎。喜得手舞足蹈起來，道：「何如？我原說令公子之才大進，今他見了，果然折服。方知晚生之言不謬。」常勇道：「小兒之學，實由先生造就。其功不小，容圖厚報。但我今尚有一事，要煩先生為我一言，萬勿推卻。」吳趨連忙拱揖道：「不識大人何事相托？」常勇方慢慢說出。只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

蕉分鹿夢，李代桃僵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